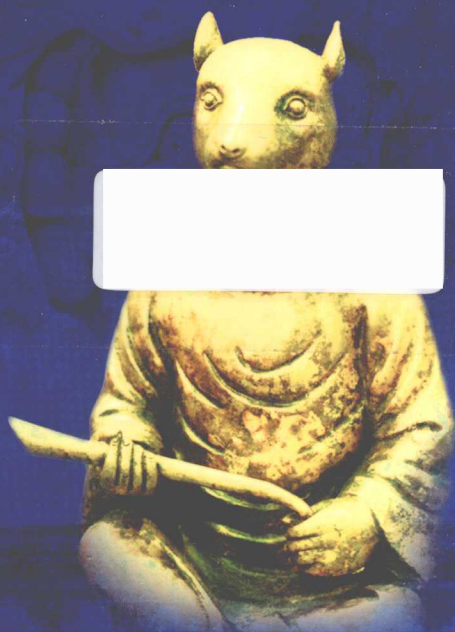


天诛

民国异闻录

岳 勇◎著

绝妙的案子，无尽的悬念
那些埋藏在乱世民国里的奇闻异事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天诛

民国异闻录

岳 勇◎著

© 岳勇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诛：民国异闻录 / 岳勇著. — 沈阳：万卷出版公司，2015.4

ISBN 978-7-5470-3575-7

I. ①天… II. ①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5410号

天诛：民国异闻录

责任编辑 邢和明

出 版 人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联系电话 024-23284090 010-57454988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
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成品尺寸 165mm×240mm

印 张 18

字 数 206 千字

书 号 978-7-5470-3575-7

定 价 36.80 元

丛书所有文字插图版式之版权归出版者所有 任何翻印必追究法律责任

常年法律顾问：徐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：024-23284090 010-57262357
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：010-57262361



民 国
异闻录



绝 盗	绝 画	绝 活 儿	绝 当	鼠 杀	风 箏	医 杀	渔 杀	画 杀
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
182	173	166	148	78	63	32	24	1

目
录





烟江欲雨图 、	夺命门神 、	邹氏正骨 、	救命石 、	盗宝记 、	换头记 、	酒战 、	雅盗 、
272	253	243	235	228	214	199	190





画杀

1

绣林小城，地处湘鄂之边长江之滨，相传三国时汉刘备“挂锦在山，结绣如林纳孙夫人于此”，故名绣林。三国古城，两省通衢，逆江而上，经荆州、宜昌，可达成渝，顺流而下，过岳阳、武汉，可抵沪宁沿海，历来便是水陆交通五方杂处之所。

沿江堤蜿蜒着一条小街，叫作衣铺街。因靠近江边码头，南来北往的船客商人都在此停船上岸，打尖歇脚，街上人流如川，买卖兴隆，极是热闹。

街上有一家裱褙店，古旧的门面，朴素的招牌，门楣上钉着一块木板，上书“古愚斋裱褙室”六个大字，隶书，结体方整，厚重古朴，风格自成。门里摆着一张柜台，墙上挂着几幅已经裱褙待取的字画，一个少年伙计手拿鸡毛掸子，勤快地打扫着店面。隔着一道竹帘，里间摆着一张方桌，放着界尺裁版杆帖、轴头、糊刷、裁刀等装裱用具，一位面容清癯的长衫汉子端坐桌前，正对着挂在墙上的一幅书法立轴凝神皱眉，用心思索。

此人姓汪名瀚灏字古愚，是这裱褙店的店主，家传的裱褙技艺到他手里更是推陈出新，日臻完善。汪瀚灏装裱技艺精湛，经验丰富，行事认真，凡

经他之手裱褙的书画册页，绝无开裂走形生虫霉变之弊，年长月久画面如初色泽依然，就连北京城的书画名家也常常慕名前来，以求一裱。

但这一回，汪瀚灏却被一幅残损严重的书法立轴给难住了。

这幅书法是江陵名士余子生送来请他修补的。是一幅郑板桥的行书，生宣纸本，纵六尺有余，横约三尺。行书自作七绝《怀潍县》二首，正文四行半，落款二行，引首钤白文篆书“郑板桥”方印。

正文曰：

相思不尽又相思，潍水春光处处迟。
隔岸桃花三十里，鸳鸯庙接柳郎祠。
纸花如雪满天飞，娇女秋千打四围。
五色罗裙风摆动，好将蝴蝶斗春归。

纸地、墨笔、风格无怀疑处，倒是真迹，只可惜保存不善，天地头已被人裁割，字幅上部约一尺方圆的褙纸已经剥落，只剩画心现数处破洞。由于残破，被人用新宣纸以糨糊粘连，却已严重错位。主要残损涉及两行首部，即第二行首的“隔”字与第三行首的“柳”字局部残缺，“隔”字残损尤为严重。又经人为折叠携带，横竖断裂十数条。在画面左边沿的落款处，有一条自上而下的水渍痕，湿透纸背，已是第一碍眼的缺陷。

余子生曾携此作三进省城，请装裱名家修复褙褙，重金托请之下，竟无人敢接。绝望之际，听闻绣林古愚斋有位能令“死画”起死回生的高手，遂登门求助。汪瀚灏接下了这单生意，言明三日后来取。及至展开细看，才知自己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，此作残损严重，破洞百出，想要完全修补复原，真是难于登天。

三日之期，今日已是最后一天，汪瀚灏对着这幅书法苦思两日，竟不知从何下手。

经过反复思索，日近正午，心中才有了方案。

他取下此作，铺在预先铺好水油纸的案上，先去水渍痕，将残破处对上

破茬，固定好位置，再将画面朝下，画背朝上，上面铺上两层毛巾，以沸水冲数次。再将裱纸一层层揭掉，动作必须轻柔，不能伤及原作。补上破洞后，将备好的新制稀浆刷上，刷浆时将错位处补正。然后将主要断裂处打上嵌折条，补浆，托以薄浅色纸，蒙上两层高丽纸，刷平后将画面翻过来，将水油纸揭去，晾干。然后整修画面，将残破处补好，破口处用利刀刮平，再用细砂纸磨平，使整个画面看不出重纸痕迹。

最后一道工序是全色、接笔。此工序至关重要。“全色”是修复旧画的术语，指将残破处经修补、磨、刮之后，颜色变浅的地方，以色涂之以求与整个画面色调一致；接笔是指有笔迹处由于残破使笔迹断裂，需添以墨、色使笔画连续。全色为湿全、干全、特干全三种。全大面积的无笔迹画面需反复涂若干遍，使与画面他处色调接近。当出现很小的浅点时，即接近成功，这时可采用干全，干全时毛笔水分较少，颜色相对较重，用的毛笔也需精细。蘸浓墨水能一次涂成，但易造成与他处墨水色不统一，全墨处会发亮显新，必须以浅墨水一遍遍地涂上去，以求墨水色一致。

这一忙，连晚饭也忘了吃，竟一直忙至深夜。当作品干燥后从纸墙上取下，用刀剔去作品两侧多余的纸边。在作品背后裱纸上打蜡并用石头反复摩擦裱纸，使其变得柔软光滑。最后重新安装天杆地杆，为作品绑扎画绳和画带，修复即告完毕。

翌日一早，余子生前来取货，见到作品已修复完毕，画面古朴，丰神独具，与原作绝无二致，看不出丝毫修补过的痕迹，顿时惊为神技，掏出十块大洋双手奉上，以充酬资。汪瀚灏道修补书画，一律五元，童叟无欺。收下一半，余下的原数奉还。

送走余子生，交代伙计兼学徒小赵好好看店，就到望江楼吃早餐去了。

吃完早餐，已是巳牌时分，踱回店里，已经有人坐店里等着他。来人自称姓游叫游鸿猷，南口镇人，日前在团山寺一古玩店以五十大洋购得一幅文徵明的画，特来请汪先生法眼赏鉴。

原来汪瀚灏不但善于裱画，更精于鉴画。他鉴画，善望气，凡书画名家，作品都有一股“大气”，亦即“气韵”，溢于画面，而伪作则多数运笔呆板

粗俗、匠气十足，无“大气”可言。古人物画要观其顾盼语言，花卉果品要观其迎风带露，飞禽走兽要观其精神逼真。山水画要观其山水林泉清闲幽旷，屋庐深邃，桥约往来，石老而润，水淡而明，山势崔嵬，泉流洒落，云烟出没，野径迂回，松偃龙陀，竹藏风雨，山脚入水澄清，水源来脉分晓，这样的画即使不知出自何人之笔，亦为妙手佳作。若人物似尸似塑，花果类瓶中所插，飞禽走兽只取其皮毛，山水林泉布置迫塞，楼台模糊错杂，桥约强作断形，境无夷险，路无出入，石无立体之效果，树无前后左右仰俯之枝。或高大不称，或远近不分，或浓淡失宜，点染没有法度，或山脚浮水面，水源无来路，虽然落款为某某名家，亦定是赝品。

当下汪瀚灏接过游鸿猷的画，戴上手套，徐徐展开。那是一幅文徵明的《茅亭挥尘图》，设色绢本，立轴，铃印：文徵明印。吴湖帆题签。图画描绘的山川险峻，气势宏大，山间屋宇，环境幽深，人物对溪而坐，闲雅之气溢于绢素。远处高山耸立，树林茂盛，画面高旷。

游鸿猷见他良久不语，不由得有些着急，凑上前来问道：“汪先生，此画如何？是真是伪？”

汪瀚灏收回目光卷起画卷道：“据汪某的经验，文徵明作品的真伪问题比较复杂，其中临仿、伪造、代笔等情况均有。鉴定文徵明作品的真伪，可从以下几点入手。其一是署款，他42岁以前名‘璧’，后开始以字行，改名‘徵明’；44岁以后全改，故42岁以前均署名‘璧’，其字从‘土’不成‘玉’，44岁以后大多署名‘徵明’。二是画法，其本人真迹于工细中寓清刚，稚拙中具功力，平中有奇，力中有行，寓文人画的笔墨意味于其中，若工而板、秀而弱，过分板滞、尖峭、细弱、平庸，就可能是代笔或伪作。三是掌握同中之异，许多代笔人是文氏的门生、弟子甚至子女，仿学很像，但毕竟有所区别，如弟子钱谷用笔较粗，儿子文嘉较侧重疏简。数月之前有人拿了一幅文氏的《虎山桥图》来求鉴，我观彼画布景过于烦琐，用笔细碎、刻露，勾线工板，显出行家习气，断为赝品。”

游鸿猷听到从他口中吐出“赝品”二字，更是急得头冒大汗，忙问：“那我这幅……”

汪瀚灏重新展开画卷，边看边道：“这幅《茅亭挥尘图》署名‘徵明’二字，当属文氏中晚年作品。文氏山水画有早、中、晚之变，40岁至60岁师法赵孟頫、王蒙、黄公望，无论青绿或水墨，均以工细为主。观此画用笔严谨，笔法工细秀雅，格调清古，当属真迹。”

游鸿猷如获至宝，再三道谢，付了酬资，抱着《茅亭挥尘图》欢天喜地地走了。

待他出门走远，一直站在旁边观摩学习的伙计小赵开口说：“师父，文徵明是画山水的大名家，坊间多伪作，真迹流传至今的不多。一幅《茅亭挥尘图》，怎的只值50块大洋？难道是这游鸿猷捡了个漏？”

汪瀚灏摇头笑道：“非他捡漏，其实这幅画是赝品。”

小赵睁大眼睛问：“是赝品？”

汪瀚灏点头说：“这画是今人临摹做旧的，虽与真品无二，教人难以分辨，但那钤印……”

小赵问：“钤印怎么了？”

汪瀚灏道：“临摹复制的印章多少都会与原印有所不同，作伪者很难在石头上刻出完全相同的文字。文徵明的印章我见过，篆文自然、流畅、清晰，印色鲜艳而不火，但这幅《茅亭挥尘图》上所钤之印，其篆字笔法略显软弱呆板，印色火气，印框稍大，还故作残以充真，当属翻刻的印章。名画易仿，钤印难造呀。”

小赵又长了一番见识，点着头说：“能把文徵明的画临摹得如此神似，倒是难得。”

汪瀚灏若有所思地叹道：“是呀，他的画技又长进不少呀，再往后，也许连我也辨不出真假了。”

小赵问：“难道师父知道这幅假画是谁作的？”

汪瀚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放眼湘鄂一带，作伪能作得如此神形皆备几无破绽的，除了伊先生，还能有谁？”

小赵一愣，恍然大悟似的说：“原来是秋雨亭画室的伊先生。师父为何不当面戳穿他？”

汪瀚灏道：“听说伊先生妻子新亡，正是用钱之时，唉……”一声长叹，透着些许钦服，些许惋惜，些许人世间的无奈。

2

伊先生姓伊名秋雨字雨亭，原籍山东泰安，因逃避官司，三年前携妻女流落到此，在衣铺街街尾开了一家秋雨亭画室，以卖画为生。

伊先生的画，人物、山水、花鸟无不涉及，尤以山水见长。初时兼习南北二宗，后舍南专北，受宋代马远、夏圭影响较多，并加以变化，勾勒皴擦均求收效得宜。中年时，已超越南北宗之局限，形成自家风范。山水画意境雅淡致远，结构严谨，笔法挺劲；花鸟作品清逸雅致，较之山水，笔法偏于柔秀。

虽画技不俗，风格自成，人也勤奋，无奈时人厚古薄今，加之又是外来户，画室生意清淡，惨淡经营，仅能糊口而已。

伊先生的女儿叫小枝，今年 15 岁，在北门中学念书，课余随父习画，已小有所成。伊先生的妻子梅氏身体纤弱，到衣铺街的第二年就因病卧床不起，生活起居全由伊先生照顾。

伊先生略通医术，初时自己动手为妻子治疗，未见起色，只好转看西医。医院的医生说只有长期服用西药才能控制梅氏病情。当时西医在中国还是稀罕物，西药也较中药贵许多。妻子一病倒，伊先生单靠一支画笔支撑全家，就有点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了。

正是困顿之时，忽有一古画商人找上门来，请他临摹一幅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。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为南唐画家顾闳中所作，昔为清雍正朝重臣年羹尧所藏，年羹尧获罪抄家后，归入清宫，是乾隆珍爱的名迹，后历经嘉、道、咸、同、光、宣六朝，均为大内所珍藏。清朝败亡之后，此画遂流落民间，却不知怎的辗转到了这画商手中。

伊先生爱惜羽毛，本不屑为之，画商把价码一加再加，最后开出 60 大洋。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伊先生想到病中的妻子正需花费，只得违心应承，接下

了这单生意。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共有五段，集故事画、风俗画、肖像画之所长，虽情节复杂，人物众多，却安排得宾主有序，繁简得度，为历代收藏者所珍爱。想要临摹得神形兼备，以假乱真，殊为不易。

数日之后，画商依约前来取货，见伊先生临摹之作人物衣纹精练完整，细部刻画不爽毫发，如须眉的勾染、衣服的花纹、器物的结构、屏风的装饰，都极其精工，和谐统一。即便与原作对照鉴别，亦完全一致毫无破绽。大喜之下，爽快地付给伊先生 100 大洋，以示其赏识之意。后来画商把这幅临摹之作拿到天津古字画市场，竟卖了 3000 大洋。

伊先生得了 100 块大洋，预计已能付清妻子的药费，便不想再作冯妇，画商再来找他，概不接待。

可惜老天无眼，不遂人愿，后来梅氏病情恶化，需到医院动手术，手术费用至少得几百大洋。伊先生不忍看着结发妻子躺在家中活活待死，只好放下清高，回头再找那书画商人，低三下四，说了不少好话，接了十余件活儿回来做。

古书画作伪的方法很多，归结起来不外是摹、临、仿、造、代笔以及对真迹的改头换面。

伊先生擅长的是临拟，但又不是把原作放在案子前面边看边临，这种对临固然比勾摹要灵活，可是又容易失掉形似，甚或露出临写者自己的面目来。他临写时先取透明纸，依原本形象轮廓，用浓墨约勾出部位，取下后，再将纸绢盖在浓墨勾出的稿本上，然后看原作临写，可谓半摹半临。用这种方法临摹出来的作品不但笔意宛似，而且不失神韵，极难鉴别。

梅氏及时动了手术，西医虽然厉害，却也无力回天，仅仅只为其延长了半年寿命，半个月前，梅氏终于撒手人寰，彻底解脱。作为一个丈夫，该做的伊先生都做了，天意难违，伊先生也无甚遗憾。只是家中困顿，竟无力葬妻，只得连夜临摹了一幅文徵明的《茅亭挥尘图》，换了十来块大洋，置了一副薄木棺材，请了道场，将妻子葬了。

后来听说有人将这幅《茅亭挥尘图》送去古愚斋请汪瀚灏鉴定，竟都没

能瞧出破绽，心中很有些自鸣得意。

妻子一走，伊先生再无牵心之事，遂金盆洗手，断了与那无良画商的往来，一面精心照料女儿，一面躲进画室，潜心作画，画技更是日臻成熟，画室的生意也渐渐有了起色。

第二年初春，天上仍然飘着雪花，冻云低垂，春寒料峭。正月间，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喜庆中，突然一阵密集的枪炮声，轰开了南北城门。

日本兵打进了绣林城。

绣林城地处湘鄂之要冲，历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抗战期间，日军曾数进数出，数支日军曾在不同时期进入绣林城烧杀抢掠，绣林百姓深受其害。

这是城里第一次闹日本兵，全城上下人心惶惶，一片混乱，大街上整天都能听到零星的枪声，城外不时还有炮火声传来。

伊先生也有些危惧，关了画室，待在家里。学校停课了，小枝不能上学，他便关起门来，一面用心教女儿作画，一面画自己想画的画。

日军在城内实行戒严，整日荷枪实弹，叽里哇啦，满城乱窜，四处杀人。进城才一个多月，就已经枪毙了一百多人，说都是八路的人。这样一来，城里更是腥风血雨，人人自危，即便是大白天也无人敢出门上街。

这一日，天上下着瓢泼大雨，天很早就黑了。伊先生给女儿点评了一下白天的习作，便让她去睡。自己铺开宣纸，想画一幅早已构思好的山水图。刚拿起画笔，街上忽然传来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把他吓了一跳，手腕一抖，画笔掉落下来。重新拾起，好好的一张宣纸早已脏了，再也无心作画，叹口气，扔下画笔，在屋子里转了一圈，无事可做，就拿了一本书，在油灯下读起来。

刚读了两行字，忽听“笃笃”两下，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伊先生神情微变，悄悄走到门后，问道：“谁？”

门外之人压低声音说：“在下汪瀚灏，有事求见伊先生，请开门一叙。”

伊先生一怔，开门一看，门外一人一伞，铮然立在风雨中，果然是古愚斋的汪瀚灏。

“汪师傅！”

“伊先生！”

两人相互拱手见礼。伊先生侧身说：“外面风大雨急，野狗乱窜，汪师傅请屋里坐。”

汪瀚灏道声谢，进了屋。伊先生急忙关上大门，满城风雨都被挡在门外。汪瀚灏把伞收了，放在墙边。

伊先生和汪瀚灏虽同城相处，久闻对方大名，相互钦敬，但在街上碰面也只拱拱手，叫声汪师傅伊先生，并无来往，更无深交。今日汪瀚灏深夜来访，未免使伊先生颇费揣测。

两人到了厅里，重新见了礼。汪瀚灏从怀中拿出一轴用白布包好的画卷，道：“伊先生，我这里有一幅画，想请您看看。”说完，把画卷徐徐展开，放在案上。

伊先生起身一看，却是一幅《怒猫图》，宣纸上画着一只黑猫，躬身倚在门后，双目怒睁，瞪视门外，射出凛凛寒光，身子向后微坐，正欲扑出。门外有什么东西，画上没有点明，但可以想象，能令黑猫如此发怒的，定是鼠辈宵小了。画面兼工带写，猫以工笔细细雕琢，神形毕肖，凛然威猛，背景则墨渍横流，勾、点、染结合，粗犷豪放，两者相融，相得益彰。落款写着“雍正乙卯秋七月八日近人汪士慎写于巢木书堂蕉阴之下”。

伊先生不由得击节赞道：“世人都道晚春老人善画梅、兰、竹，尤以画梅著称，殊不知画猫亦是一绝。你看这幅《怒猫图》，突出怒猫怒目怒气，静中有动，气氛剑拔弩张，凛然之气力透纸背。笔法洗练，技巧娴熟，布局严谨，形神兼备，实乃一幅不可多得的传世名作呀！”

汪士慎乃清代大画家，“扬州八怪”之一，字近人，号巢林，又号晚春老人，精于诗词、书画、篆刻，54岁先一目失明，仍以诗书自娱，67岁双目皆失明，又坚持用手摸索着写狂草，后人评说“工妙胜于未瞽时”。

汪瀚灏拱手道：“伊先生谬赞了，这幅《怒猫图》乃我汪家历代传家的镇宅之宝。尤其我汪家近几代皆以书画裱褙为生，伊先生知道，裱褙书画最惧鼠咬虫蚀，若养猫防鼠，又恐猫儿不听话，到处乱窜撕咬书画，所以都将此画悬挂堂前，用以威慑虫鼠。凡此画所挂之处，安安静静，绝无鼠辈出没。”

伊先生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汪师傅是前清大画家晚春老人汪士慎的后人，

雨亭倒是失敬了。这猫双目炯炯有神，自有一股凛然之气溢于画外，难怪虫鼠之辈避之不及。有此神画镇宅，自是全家安宁了。”

汪瀚灏面露忧色，摇头叹道：“国难当头，家哪又能得以安宁？如今豺狼当道鬼子横行，这幅画竟被强盗看中，百般威胁，限期来取。唉，祖宗传下的这幅《怒猫图》，只怕就要毁在我这不肖子孙手中了。”

伊先生眉头一皱，道：“光天化日，竟有这种强抢豪夺之事？”

汪瀚灏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家门不幸，此事说来话长。”呷了口茶，接着说，“古愚中年丧妻，膝下只有一子，名唤文进，汪某教子无方，平时对他娇宠惯了，此子长大之后不学无术，整日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。汪某通过朋友给他在警察局谋了一份工作，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有一天没一天地干着。日本人进城之后，他不知怎的竟与日军少佐山田信雄扯上了关系，摇身一变，成了“中日亲善协和会”会长，成天带着鬼子兵像条疯狗似的四处咬人，搞得怨声载道，人人侧目。”

伊先生明白他的心境，出言劝道：“子大不由父，古愚兄也不必耿耿于怀，鬼子兵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，虽然来势凶猛，但现在全国上下抗日情绪高涨，新四军正向长江中下游挺进，小日本只怕已威风不了多久。鬼子兵一走，令郎自会醒悟。”

汪瀚灏道：“但愿如此，可眼下……唉，这个不争气的狗东西，他听说山田信雄是个中国通，尤爱收藏中国书画珍品，为了升官，竟跑去告密说自己家中有一幅《怒猫图》，乃稀世名画，价值不菲。山田一听便垂涎三尺，想要据为己有，命他带着两个鬼子兵来通知我，要我将画准备好，三日后来取。”

伊先生气得脸色煞白，拍案而起，道：“这样卖国卖家的儿子，不要也罢。”

汪瀚灏满脸悲愤地道：“家门不幸，想不到我们汪家竟会出一个这样的民族败类。假如这幅传世之作真的落入日本强盗手中，我汪瀚灏百年之后，又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？”

话至此处，他忽然扭过头来，看着伊先生道：“所以事到如今，汪某也只好厚着脸皮，前来求助雨亭先生了。”话音未落，竟朝着伊先生纳头便拜。

伊先生不知何故，慌忙起身双手托住他道：“汪师傅言重了。雨亭对汪

师傅敬重已久，国难当头，祖宗留下的好东西能保一件是一件，假如真能帮到汪师傅，雨亭自当尽力绝不皱眉。只是雨亭一介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身处乱世，自顾不暇，又如何能帮到您呢？”

汪瀚灏抬起头来，看着他，眼睛里透着希冀之光，道：“伊先生，实不相瞒，古愚此来，是想请先生为我临摹一幅《怒猫图》交给山本信雄，以期能蒙混过关。”

伊先生听他说出“临摹”二字，心中一动，抬头看他，只见他目光坦荡，谦和中透着锐利，似能洞察一切。忽有所悟，失声道：“原来雨亭那点伎俩，早已为汪师傅所察。”

汪瀚灏微微一笑道：“其实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《茅亭挥尘图》等，都有人拿来给汪某看过。伊先生技法高明，将几幅名画仿得神形毕肖，足以以假乱真，几乎连汪某也差点没辨出真伪来。”

伊先生面色微红，神情颇不自然，道：“人言古愚斋的汪师傅有一双火眼金睛，是真迹还是赝品，一望便知绝无差池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汪师傅既已看出伊某作伪，为何不当面戳穿？”

汪瀚灏哈哈一笑道：“汪某与先生虽无深交，却常有同好买了先生画作到古愚斋来裱褙，在下得以多次拜读先生大作。先生的画，人物、山水、花鸟无不涉及，尤以山水见长，先生喜用线而不用墨，线描往往以一管中号狼毫画到底，流畅疏秀，在用墨上，由浓入淡，随浓随淡，加上勾云、勾水、留白处理，给人以风起云涌、山飞海立之感。我与先生可谓神交已久，知道先生潜心砥砺风骨傲然，若非急难之需，绝不会做此种欺世盗名之事。再说先生那几幅临摹之作神形兼备，惟妙惟肖，与原作几无二致，有句行话说得好，真的不一定好，假的不一定坏。谁知若干年后，先生的仿作不会成为珍品呢？”

“古愚兄！”伊先生眼眶微红，握住他的手，心潮起伏，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。

“雨亭兄！”汪瀚灏也握紧了他的手。四目相对，良久无声。

“砰！”远远的街上，又传来一声枪响，于这雨夜里听来，格外使人心惊。伊先生一指桌上那幅《怒猫图》，问：“山田信雄几时来取画？”

汪瀚灏道：“三日之后。”

伊先生说：“有三天时间，已经足够，那就请古愚兄三日之后一早来取画吧。雨亭的雕虫之技瞒不过古愚兄法眼，但要应付山田信雄这种附庸风雅之辈，还是绰绰有余。”

汪瀚灏朝他深深一揖，说：“那就多谢雨亭兄了。”

待他一走，伊先生立即展开那幅《怒猫图》，仔细观摩起来。又拿出自己收藏的汪士慎画册，用心揣摩这位名列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大画家的风格、笔墨、色彩、构图、章法、画法、印章、纸张、装裱、题跋等特点。

汪士慎本是安徽歙县人，30岁时到扬州卖画，得到名士马曰璐、马曰琯兄弟资助，经常出入小玲珑山馆。汪士慎的画，以花卉为主，尤爱画梅，偶作山水、人物、动物。花卉取法元人，人物颇受石涛影响。画法以挥写为主，极少皴擦，墨色妍雅。传世之作有《猫石桃花图轴》《白桃花图轴》《墨松图轴》和《梅花图册》等。

一番揣摩，不知不觉间，屋外已风停雨住，天色微明。

伊先生又对着原作空临半日，终于胸有成竹。吃罢午饭，便进入画室，关起门来，叫女儿小枝研墨。他先取出一张透明的白纸，覆在原作上，用浓墨将怒猫及背景轮廓勾出，再将宣纸盖在白纸上，隐约可见下面勾勒的图形；然后将原作摆在跟前，用心对照临写。

他用的宣纸，是事先经过做旧了的。伊先生将宣纸做旧的方法是用老画上的裱褙纸泡水染制。装裱师在揭裱古字画时，原先的裱褙纸除下来，一般不舍得扔掉。伊先生便花钱将这些裱褙纸收购过来。那些裱褙纸由于时间久了，呈黑褐色。用清水泡了，出来的颜色很黑，用这种水染纸，宣纸立时便会变成暗黄旧色，效果极佳。

伊先生铺好宣纸，起稿后用勾线笔蘸重墨把猫嘴、鼻、眼、趾等毛短之处勾出，再用丝毛法画猫身，丝毛按照猫的身体结构，随着毛皮的生长方向，一笔笔由浅入深，粗细疏密均匀，轻入轻出；丝毛干后，再用清水笔涂湿，用淡墨晕染。最后用勾线笔蘸白粉提一下淡毛毛梢，并点眼睛高光，用白粉勾须。画完背景，便是刻章钤印、署款。至此临摹工序便大致完成。